

# 塔道斯西餐厅中追忆似水流年

■空桑

一个没有阳光、飞雪飘零的冬日,从早上开始,天空就纷纷扬扬地飘起了清雪。细碎、软糯的小雪花儿,一丝丝,一缕缕,始终不紧不慢又若有似无地轻扬着,飞舞着,飘落着。

中午时分,我和妻子带着儿子信步走在中央大街的面包石上,踏着绵软、湿滑的薄雪,感受着隆冬季节徜徉在百年老街上的那份恬淡和惬意。蓦地,一个不大起眼、但颇雅致且透着异国情调的小门面静静地矗立在街角,似一位高加索绅士在那里对你微笑。哇!是塔道斯(TATOC)!准确地说,是塔道斯西餐厅,但那一刻我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恍惚看到那个有些忧郁、颇似鞑靼人相貌特征的高加索绅士——塔道斯·格里高利耶维奇·捷尔·阿科波夫。

慢慢地,我走过塔道斯西餐厅的门前,仿佛被一股神秘的邀约所牵引,我挽着妻子折转身来,再度回到塔道斯西餐厅的门口,沿着45度倾斜的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降到位于负一层的塔道斯西餐厅,开启了一段追忆曾经逝去时光的心灵之旅。

疫情期间的塔道斯西餐厅,客人并不多,穿着高加索女式长裙的服务员训练有素地把我们引到一处相对幽静的位置,耐心地推荐特色菜品。在细细品尝高加索风味的俄式西餐之余,我不禁想起这家百年老店的传奇故事。

关于塔道斯西餐厅的前世今生,网上有很多文字。这些文字或详或略地追忆了塔道斯如何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发建设,来到哈尔滨,如何在别尔科维奇大楼的地下室里创办了独具特色的塔道斯西餐厅,以及当年夏里亚宾在哈尔滨巡演时光顾塔道斯西餐厅的情景。有的网文不仅追忆了上个世纪前半叶塔道斯和他的西餐厅,而且详细介绍了本世纪初塔道斯西餐厅再度开业的全过程。尽管物是人非,此塔道斯已非彼塔道斯,但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毕竟一百二十年前的塔道斯西餐厅又回来了。本人对塔道斯其人及塔道斯西餐厅的历史所知不多,但我对这间餐厅,准确地说,是这间半地下室的前世,却有



着与别人所不同的记忆。我相信,我将要追忆的塔道斯西餐厅的前世,是很多人不曾知晓更无从提及的。

我最初接触并进入这个地下室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这间地下室及其地上那欧式建筑都属于国营商店——哈尔滨市五金商店所有。五金商店的上级主管部门五金公司就在塔道斯西餐厅的东侧、西五道街的街面上。我的妈妈当年在五金商店当营业员,我小的时候常跟妈妈到五金商店,因此对这里比较熟悉。当时,五金商店底下这间面积约500平方米的地下室还不是塔道斯西餐厅,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它才被改建成单位食堂,为五金公司及五金商店职工提供中午用餐。

我中学时曾就读于上游街的哈尔滨市第十八中学。十八中离五金商店很近,走路不到十分钟。因此,每天中午,我都去妈妈

单位的这个地下室食堂吃午饭。直到现在,我仍非常怀念妈妈单位食堂做的烧茄子和高粱米饭,那曾经是我的最爱。每次,上午下课铃声一响,我和同学们涌出校门。出门后,我沿着上游街右拐进入中央大街,不多远就到了西五道街,顺着那条狭窄、陡滨市五金商店所有。五金商店的上级主管部门五金公司就在塔道斯西餐厅的东侧、西五道街的街面上。我的妈妈当年在五金商店当营业员,我小的时候常跟妈妈到五金商店,因此对这里比较熟悉。当时,五金商店底下这间面积约500平方米的地下室还不是塔道斯西餐厅,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它才被改建成单位食堂,为五金公司及五金商店职工提供中午用餐。

里的高粱米饭上,用筷子均匀搅拌,连菜带饭汤狼吞虎咽地一股脑儿吃下去。这样的午餐,我一连吃了好几年。到现在,我想起五金公司食堂的烧茄子和高粱米饭还唇齿留香,口舌生津。我常想,我能考上大学,与每天到妈妈单位食堂吃午饭是分不开的。记得当时还有两个女生也是五金公司(或五金商店)的家属,也在那个地下室食堂吃午饭。其中,一个女生最后也考上了我就读的那所学校。“唉!这里好像原来并没有隔断呀。”妻子的话打断了我的回忆。“是呀!原来是一个敞开的空间,现在隔成了几个餐区。”我应声道。“当年这里连接婚纱的地方都没有。”妻子仍然记得当年这里窘迫的场景。“可不是!那是啥年代呀,现在这里环境多雅致,多有

情调呀。”

我和妻子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6年前。当年,我们就是在这里举办的婚礼。那个年代,单位食堂大都承接婚宴,不少人结婚都是在单位食堂办的。我和妻子的婚礼选在这里举办,不仅是因为大师傅菜做得好,更主要是钟情于这里绝佳的地理位置,特别是中央大街的怡人景色和异国情调。现在塔道斯门面旁边那带着古希腊罗马风格、浑身古铜色的健美雕像,我和妻子结婚时就已经矗立在那里了。当年,我和妻子穿着礼服,婚纱曾在那里拍了好多照片。

相对于记忆中的五金公司食堂,如今的塔道斯已经今非昔比了。伴着美妙悦耳的钢琴曲,我如数家珍地给儿子讲述百年前塔道斯的故事,给他讲我当年寒窗苦读时曾在这间地下室食堂大快朵颐的青葱岁月,回忆我和他妈妈在这里举行婚礼的甜蜜美好时光。

虽然是讲给儿子听,但我分明看到自己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样,徜徉于时间的长河中,在今昔场景的不断切换和闪回中,追忆着那一去不复返的时光和曾经逝去的青春。穿梭于那富丽堂皇、典雅别致的大堂,流连于手风琴、老式唱机、大落地钟等老物件,伫立在跃动着炭火的甜菜干(俄罗斯壁炉)前,聆听着舒缓悠扬的西洋音乐。

我还是能依稀分辨出当年五金公司食堂的场景,仿佛又看到当年母亲人到中年的面容和充满慈爱的目光。眼前这古色古香的餐台在我眼前忽然幻化成一张简朴的餐桌,一个戴着近视眼镜、洋溢着青春朝气的少年正端着一只饭冒尖儿的大瓷碗,津津有味地吃着烧茄子和高粱米的盖浇饭。一忽儿,那少年又幻化成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青年,臂弯里挽着身穿白色婚纱的美丽新娘……

在这漫天飞雪、慵懒闲适的冬日,在散发着温暖气息和典雅气氛的塔道斯西餐厅里,我一任思绪游弋在时间的长河中,让意识之流溯源而上,寻索着塔道斯的前世今生,追忆着曾经逝去的似水流年。

每逢春节,我们家便成了八方归来人们的团圆之地。婆婆、爸妈和我们生活在同一城市,三位老人已进入耄耋之年,我们晚辈们自然而然就成了大厨中的主角了。

春节期间的一日三餐,大大小小合计21口人,几乎每餐两桌。餐前规划,是我和先生当仁不让的事。进入腊月,我和先生共商菜谱,在家庭微信群中征求意见,每人报出喜欢吃的菜名,家乡菜、外地菜均可,我俩根据荤素搭配、大众需求精心列出每天的菜单,“晒菜谱”是年前家庭微信群中的主题。

除夕,“炊事班”班子搭成:我当班长,大伯当副班长,组员由哥哥、嫂嫂、小姑和孩子们8人组成,仨老人当观察员……厨房里大家忙得热火朝天,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

冷菜摆盘是我的专利,第一道菜我取名“蝴蝶展翅”,将香肠切成薄片,排成一排,作为“蝴蝶”的身体,“蝴蝶”的眼睛用红

丝娃娃,大嫂做的徐州炸麻叶子,二嫂做的山东煎饼,大伯做的花开富贵虾,我和先生共同做的本地菜烩土膘和清蒸鲈鱼,孩子们做的水果拼盘更是精彩纷呈呈:硕果累累、嬉皮海豚、玫瑰朵朵……

“开饭喽!欢迎品尝‘炊事班’做的菜,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我笑呵呵地招呼大家落座。觥筹交错间,家人笑得合不拢嘴。妈妈忙着往儿媳碗里夹菜,兴奋的爸爸仿佛年轻了十岁。“孩子们,为你们点赞!”婆婆冒出了一句时髦话。“这年味可是舌尖上的味道啊!”几杯酒下肚的二哥趁着酒兴拽起了诗文:“巧妇精工细作,美酒佳肴成美……”

每年春节,搭个“炊事班”烹年味。这浓浓的年味弥漫着深深的爱,将绵长的乡恋浓缩于蒸笼之中,将感恩之心倾情于美食之间,味蕾间跳跃的是酸辣甜咸,无法割舍的是亲人们彼此的思念。搭个“炊事班”烹出“孝心”,在自制美食中让拳拳孝心绽放。多

## 烹年味

■王阿丽



辣椒代替,我用番茄沙拉瓶的瓶口当压模,制作成了光亮、有神的大眼睛。“蝴蝶”触须则仿蛋糕裱花技艺,用沙拉酱制成。第一道菜,大功告成!一个半小时后,由我负责的八道冷菜制作完成。

“炊事班”其他成员也在忙碌着,排骨在锅中翻腾着,生姜在案板上唱着“嚓嚓嚓”的小曲,虾儿羞涩地拥抱着粉丝,煎饼在煎锅上跳跃……主菜逐一出炉,大哥做的翡翠

年来,父母们为我们做了无数顿美餐,照顾着我们的饮食起居,为的是让我们安心学习和工作,如今他们渐渐老去,我们做子女的应该让他们安享晚年,不仅仅是在每年的“春节”,而应该在每一天都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最真挚的祝福。

今年春节,亲人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就地过年。盼望着明年的春节,再搭“炊事班”烹年味,欢聚一堂,共度佳节。

## 祝愿

——观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有感

哈尔滨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竹帛

当年面带着温凉达心愿  
一直努力拼搏理想实现  
龙的传人也曾翘首期盼  
东方传递强起来的惊叹  
亿万中华儿女奋勇争先  
南疆北国各自奋勇争先  
无论先辈彼岸多么遥远  
无论征程腾飞多么困难

只要拼搏奋斗  
就可少遗憾  
只要勇敢前行  
现实堪称丰满  
敢于担当勇士  
你就是风景线

绽放的除了是花朵  
还有笑颜  
挺立的除了是松柏  
还有高山  
向往的除了是美景  
还有春天  
赞美的除了是心灵  
还有家园

对着北京默念  
风云带去誓言  
对着天空畅想  
雄鹰正在盘旋  
对着大地呼喊  
梦想一定实现  
对着世界比划  
中华最易灿烂

2022年2月4日

冰天雪地的日子,我站在呼兰河上。

难得没雾霾,天又蓝了,能看见远方。看不见河在哪,顺河堤下去,到处一片白。往日那条灰头土脸的河突然消失了,只剩一条白茫茫的轮廓,光秃秃舒展开来,向远处延伸。

冬天的河不是河,是路,是广场,是桥梁……人在河上走,车在河上跑,连小狗也来到河上,它却不知道脚下踩的是河呢?走着走着,突然就“咔嚓”一声,像来自大地深处的闷雷,让人不禁胆战心惊,仿佛这河就要张开大嘴,整个世界就要坠落了。

河上的人真多。滑冰的、抽袋的、打鱼的、练车的、闲逛的……好像四面八方的人都涌到这里,凌驾于大河之上,践踏着河的神圣与庄严,人在欺负一条河。甩鞭子的人

抽一阵儿,停一阵儿,那朵嗡嗡叫,泛着金属光泽。朵大得惊人,好像用过生长素和膨大剂,是我小时候玩过的几十倍。

沿河向城外走,看见许多打鱼人,相距不远,三三两两人影伫立在苍茫天地间,旁边还有一辆辆三轮车。那场面让我想起热闹的秋天,想起元气淋漓的大地,仿佛眼前这些人不是打鱼,而在收割。冰雪之下,有他们永远的憧憬和信仰。在那些人身边走过,看一双双臃肿肥大的大靴子,看锋芒毕露的冰锥闪着寒光,从一个个大如脸盆的冰窟窿打量一条隐匿已久的河,它沉默不语,充满无穷想象。偶尔打开一扇窗,睁开一只眼,看看这花花世界。

冬天的河最干净,没有泥沙俱下,没有狂风巨浪,尘埃落定,河水清亮,好像沉淀了多少年,大概一



## 大河之上

■张猛

切源头就是如此吧?所有本质都要经过缓慢而深邃的思考、沉淀,否则就轻佻肤浅,浑浊不堪。

河边也有冬泳的,中午时分,有人高高举起冰镐,站在长方形泳池边上,奋力砸冰,有人用千疮百孔的铁钩捞冰。我不忍心等他们赤身裸体下河就离开了。

一直走到公路桥,这是以前沿河向北行走的极限,那时我还高高在上,站在岸边向这里眺望。现在,我就站在大河中央,桥下无雪,看见河的真面目,深绿、冷硬晶莹,宛如大理石。桥墩上还粘有洪水经过时裹挟的残枝败叶,那是这条河盛极一时的见证。

返回时,顺西岸走,偶遇一辆电动车,像船一样泊在那儿。岸上是一望无际繁茂的柳树趟子,沿一条若有若无的曲折小径走过去,竟然发现一条河汉,甚是幽静,两男

子正在凿冰起地笼(一种渔网),棉袄甩在雪地,呼呼喘着白气。他们一下下凿出一道两三米长的水槽,捞冰时,钻出几棵纤柔碧绿的水草,有白根,一人说,这种草南方人能吃。我脑子里立刻冒出“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这样的句子,说的不知是否为此物。再看躺在我手心里的草,轻轻一碰就碎了。两人总算拽出挂在草上的渔网,网里有条七八两的“嘎嘴鱼子”和一条小鲤鱼子,以及十几条小鱼,都卖给我。拎鱼走出柳丛回到大河,手机已冻关机,脚底冰凉,不知道在那站了多久。

忽然想起沈从文时有一念,打算有朝一日可以走水路回湘西凤凰古城。他说,要驾一叶小舟,带两人同行,一个黄永玉,画画;一个汪曾祺,做饭。那该是怎样的奢侈?可惜未能如愿。